

Mo Wu

Bi Ge

著

墨舞碧歌

古言大神 墨舞碧歌 经典之作
七周年典藏版重磅上市

随书附赠 “江山挽歌” 精美四页书

再生缘

我的温柔暴君

下

一念缘灭 / 天子深谋 / 年华尽、斩情丝
不见佳期不见君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Mo Wu
Bi Ge

墨
舞
碧
歌

著

再生缘

我的温柔暴君

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生缘:全2册/墨舞碧歌著.—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594-2626-0

I. ①再… II. ①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2622号

书 名	再生缘:全2册
作 者	墨舞碧歌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出版统筹	刘运东
特约监制	王兰颖
选题策划	王兰颖
文字统筹	蒯 欣
营销统筹	苗玉佳
封面设计	尤 莉
封面插画	龙轩静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永顺兴望印刷厂
开 本	680×970毫米 1/16
字 数	655千字
印 张	36.5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626-0
定 价	69.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十八章 风波恶 朝堂竞斗深宫寒 001

第十九章 怀龙嗣 君心有她不似我 021

第二十章 斩情丝 美人如玉剑如虹 041

第二十一章 离宫阙 情仇回首百年身 061

第二十二章 寻隐者 各路人物纷登场 079

第二十三章 危难里 舍身救君赴碧海 097

第二十四章 桃源村 忘却前尘不识君 117

第二十五章 夏日宴愿祝岁岁常相见

143

第二十六章 醉娇颜不知佳期实如梦

161

第二十七章 喜堂劫不可将你赠他人

185

第二十八章 情与义美人家国两相难

199

第二十九章 远来信问君何事轻离别

215

第三十章 求解药十面埋伏心成灰

235

第三十一章 若问情帝亦寻常百姓家

253

第三十二章 再回宫危机四伏病初发

267

第十八章

风波恶 朝堂竞斗深宫寒



是夜，二更天，华音宫。

太后寝殿偏厅，内侍悉数被遣下，只有玉扣子在旁侍候。

座上三人，太后，紫宁王爷龙立煜，还有太后胞弟温如凯。

温如凯冷笑道：“烟雨楼内，皇帝是越来越不把温家放在眼里了。”

“他过去办事，看到你等狎妓顽欢，岂不恼火？如凯，别怪哀家说你，你那儿愚不可及，被打了也是活该！”太后目光徐徐落在膝盖十指上，指甲鲜红，凤仙汁液未干，在微昏的灯火下，红似血。

龙立煜微一沉吟：“母后、舅舅，你们道龙非离到那烟雨楼作甚去？”

太后轻笑：“也许确是以为有刺客行踪，也许是幌子，谁知道。”

一旁的玉扣子声音尖细：“回王爷，只是那刺客的行踪并不可靠，奴才还在这儿呢。”

这话一说，太后立刻笑骂：“贫嘴。”

却原来，当日在年府与龙非离交手抢夺羊皮图的正是这玉扣子！他受命于太后也是为那路线图而去，只是年丞相藏了真假二图一谋太后这边也并不知道，太后探子探得的也是那假图的位置所在，后遣了玉扣子去窃。

当晚，玉扣子看到龙非离从年丞相书房走出，以为是皇帝的人，龙非离又刻意隐藏了自己的武功路数，玉扣子绝没有想到与自己交手的竟是皇帝。

而如果当日被玉扣子夺下龙非离手中的图，则他们拿回的便是真图。

温如凯微微皱眉：“姐姐，你似乎并不焦灼。”

太后眸光一抬，盯着温如凯道：“哀家当然不急，现在形势看似难定，但一旦西凉与匈奴开战，这情势必定彻底逆转过来。年永华狼子野心，与匈奴早有勾结，他义子年颂庭手握重兵，战乱不反更待何时？”

温如凯颌首，目光阴鸷：“两败俱伤最好。”

龙立煜笑道：“舅舅莫虑，龙非离要打卫国必要拿下年永华，这两败俱伤的局面是必然的。”

“煜儿，”太后瞥了一眼龙立煜，“你也不可掉以轻心，规行矩步，不可处处冲撞皇帝；他日事成，你把他怎么着都行，但万不可此时便失了分寸。”

龙立煜点头：“儿臣谨遵母后教诲。”

他说着，心里却掠过璇玑嗔怒的模样，眸色一沉：年璇玑，终有一天，本王要你在本王身下承欢讨饶。

“姐姐，”这时，温如凯压低声音道，“这几年来，皇帝党羽渐丰，又似乎有意不遏制年永华，逐步架空我们在朝中的势力，你说他会不会已经知道了那件事？”

太后眸光一挑，冷笑道：“皇帝与哀家暗斗，但哀家是他生母，这朝廷上百官在看，这天下百姓在看，他素有温厚之名，又岂会做绝？当年知道那事的人已然死绝，他又从何处得讯？他也只道哀家甚爱煜儿，只道哀家想保存温家势力，但暂还不至于想到哀家虎毒噬亲子。”

“嗯，姐姐所言有理，玉致那事，方楚凡怎么说？”

太后悠悠道：“哼，方楚凡是什么心思，外姓藩王三人中，他先祖出身地位最低，如今想攀个最受宠爱的金枝玉叶，在三藩中抬头，哀家便成全他，给他个人情，另许他些好处，日后煜儿称帝，玉致也是煜儿的妹妹，到时再封他一郡。他权名双收，何乐而不为？到时起事，他焉会不助哀家？”

三更，灯光越发昏暗，此时龙立煜与温如凯已离开，华音宫偏厅上只余太后与玉扣子。

“玉扣子，”太后慢慢打开微合的眼皮，“你与哀家过去寢室看看。”

“奴才遵旨。”玉扣子细声道，太后把手搭扶上他递来的手腕。

微弱的宫灯把两人的身影拉得又黑又长。

谁会想到西凉的太后的寝宫里会有这样一个称为“寢室”的地方。

十数烛台，倒也照出一室明亮，不若刚才甬道上的黑暗，这是寝宫地下深处的一间房子，里面铺陈简单，角落处一方栅栏牢室，四周墙上挂了些刑具。

这倒没什么，只是那牢室外却有一个黑青圆口大缸，烛火点亮一刹，映出缸口上一张人脸，头上光秃，眼窝处黑红空洞，满脸疤痕，疤中翻出一丝丝红肉，骇人至极。

这是一个人毙，手脚被剁，腌入酒缸中，眼珠被挖，一张脸皮被千刀万剐。

“素茹，近来好吗？哀家甚是惦念你呢。”

在缸前一张软椅坐下，太后轻声笑道。

“托太后洪福，奴婢还活着。”缸口头颅听声辨着方位，把头歪到太后方向的一侧，斜靠在缸边。

她的声音沙哑难听，似被什么利器戳穿过喉咙一般，但那语气却甚是平淡。

“哀家似乎说了蠢话，也是，你怎会死呢？哀家一定不会让你死的，你

的儿子尚未尽过一天孝心呢。素茹啊，你放心，你儿子很快就可以到这里来陪你，哀家早已为你儿子也准备了一口缸。

“官窑烧制的顶级铜红釉大龙缸，做这口大缸，哀家可花费了不少珍品啊，将翡翠、玛瑙、玉石研磨碎了掺入釉料中，倒也不委屈你儿子的身份了。”

“你想对他怎样？”素茹厉声道，她的身子浸在缸内，无法动弹，能动的只有头颈，她挣扎着，那颈上的肌肤便磨着缸子嘶嘶作响。

“十四年前，他登基前一晚，侥幸逃得性命……”太后轻声说着，突然眉色一沉，额间隐隐是一团黑气，她很快又笑道，“侥幸的事情，不会发生两回，这皇位，他坐了十四年，够了！”

素茹闻言冷笑。

太后倏地站起身子，一手指着缸子：“你笑什么？”

“奴婢笑你枉费心机。”素茹淡淡道。母子情切，她刚才激动之下，失了态，她本是智慧之人，这时倒冷静下来，“十四年前，你温碧仪得不到的东西，今天也不会得到，这皇位素茹之子既能坐十四年，也必定能坐下一个十四年。

“娘娘，不属于你的东西，永远也不会属于你。”

太后大怒：“你住嘴！”

她说着奔到墙上，拿下一把小尖刀，手一扬，便往素茹脸上剃去。

女子那看不到一寸干净皮肤的脸皮顿时涌出大片血珠。

“你这贱婢，当年勾引了先皇，你不过就是个出身低下的婢子，他却封你为正妃，把你的儿子立为储君。哀家是他的皇后，煜儿是他的三子，按尊卑、按长幼之序，怎会轮到你这贱人的儿子来当王？”

“因为他爱素茹。”素茹轻声道。

太后喉咙中迸出丝尖哑之声，她横手一挥，小刀立刻拖曳过素茹的头脸。她出身武将之家，手劲极大，几丝血肉从素茹脸上飞溅出来。

素茹只是咬紧牙笑，没有眼珠的眼眶也没有沁出一滴泪水。

耳畔的声音似乎穿过遥远的记忆——

“茹儿，若你所生的是龙子，朕将封他为储君。”

那时，少女的脸还娇艳如花，一双凤眸漾满笑意，她歪着头问那在背后把她环抱着年轻的王——那是个很温柔的男人。

“为什么呀？”

“你知道为什么的……”

——你知道为什么的。

素茹轻笑，这句话是她会被彘进缸坛的原因，也是她在这个缸子里挺过了十多年的支撑。



三更天，沧水轩。

这是庆嘉皇帝的新妃瑶光的寝宫。

床榻上，瑶光把掌中纸条紧紧捏成一团，美丽的脸上此刻竟有些许狰狞之色。

爹爹又有消息传来了，问她是否取得了皇帝欢心，还有兵权之事，让她在皇帝面前进言年颂庭多与年丞相意见不合，年颂庭只忠于皇帝。

原来，年丞相知道皇帝怀疑他勾结匈奴，便思谋此法，这数日在朝官面前亦多说年颂庭的诸多坏处，说倒枉收了这个义子，好让皇帝放心交权。

又问近日皇帝待璇玑如何，她有无把握换下这妹妹。

想起傍晚时分在储秀殿之事，瑶光咬紧唇瓣，不，她不能告诉爹爹……皇帝似甚是宠爱璇玑，若爹爹知道，必轻视她无用。

她自认相貌才智均在璇玑之上，怎能让人看低……这一局，她年瑶光必定要扳回！

那个万人之上、俊美华贵的男子只能是她的！

三更天，储秀殿。

龙帷外，夜明珠光晕氤氲，男子把枕在自己臂膀上的女子轻轻放到枕上，看了她一眼，伸手拂过她的睡穴。

女子嚤咻一声，更沉地睡去。

她肩上露出一大片肌肤，寸缕未着，男子把那微微下滑的被子给她拢上，披衣而出。

水晶帘掀开，外间却已静立了三人，却正是徐熹、夏桑和清风。

“夏桑，有风战柏的消息没有？”

夏桑眸中闪过一丝迟疑，低声道：“那人像凭空消失了一般，探子仍在追查。”

龙非离声音微冷：“你记住，朕一定要他的消息！”

忆及昨夜在烟雨楼的事，夏桑一凛：“奴才明白。”

“皇上，”这时徐熹道，“数批探子核实回报，他们在各郡发现的踪迹似乎都非白家后人。”

龙非离微微拧眉：“还有几批探子没有消息回来的？”

徐熹低声道：“只剩最后一批了。”

“嗯。”龙非离看了清风一眼，“五天之内，若再无白家消息，你去夏侯初那里把宁君望秘密带来见朕。”

清风颌首：“清风明白。”

徐熹上前一步，轻声道：“皇上，姑娘那边却是有消息过来了。”

夏桑和清风交换了个眼色，却都面有喜色。

龙非离眸光微动：“什么时分？”

“四更，她在碧霞宫等您。”

三更天，凤鸾宫。

璇玑傍晚时分回来过一趟，后来去了公主寝宫便一直没有回来，蝶风担心得不得了，领了两个小婢正要过去走一趟，玉致公主却过来了，并把翠丫交给蝶风，说璇玑到了皇上那儿。

到了晚上歇息时间，还不见璇玑回来，众人便又开始忐忑，这时夏桑总管却过来，说娘娘今晚便宿在储修殿。

众人这才放下心，接着又喜悦起来，这许久以来，哪听过有哪位娘娘是宿在皇上寝宫的啊，但他们的娘娘在昨日失踪了一天以后，昨夜已在储秀殿过了一晚，今儿个又……遂围在房子里七嘴八、舌兴高采烈地议论起来。

蝶风又跟翠丫说了些宫里的规矩和璇玑的生活习惯喜好，这样说下来大家倒是发现这位主子与别的主子不同，没骄纵脾气也没什么忌讳，除去嗜睡似乎也无甚喜好，大家又笑了一通。

翠丫没有睡熟，半夜披衣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房间。刚换了环境，她无法入眠。

她怔怔地站在院子里，星月微疏。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也会进到这个只在说书先生口中听到过的地方，以前只知道这里有这世上最尊贵的人，吃穿用度，都是这世上最好的，并且能随意主宰其他人的生死。说书先生说起这里的人和故事，说到最后，却是微微叹气。

她不懂那声叹气代表什么，拥有这世间最华贵的身份，这还不够好吗？

娘在几年前便过了身，爹的身子不好，不过是一直拖着，到最后也死了。那一刻，悲伤之余，她很茫然，有股悲恸的念头直想随了爹而去。

帝都很繁华，虽然少，但远离京郊也有着他们村子一样贫穷的地方，村里的人几乎都跑光到帝都里谋生去了。

平日里，她做些豆腐脑还有女红，随便挑了到城里卖，日子过得清贫，饱一顿饿一顿的，却有温暖和依靠。但爹死的那天，便好像什么都随他而去了。

没有钱下殓，村子里剩下的也是老幼妇孺，没人能帮到她。她最后想到了卖身，这也是从说书先生的故事里听来的。

长街上，看热闹的人多，却无人肯施舍，直到年公子出现。

他的钱被窃去了，他便想尽办法，她知道，若没有他，除了那位俊美的

风公子，那些个贵公子都不会施以援手；回到家中，看着村子的破败，她低着头，却仍能在那些公子眼中看到灰色或恼意，那一瞬，她卑微的心突然生出丝激越的愤怒，若你们出生在这里，若你们也出生在这里……

年公子却说，不要轻易舍弃自己的家园，只要肯想办法肯努力，一定会好起来的。

他说那话的时候，眼睛是晶晶的亮。

那一下，她只想放声大哭，然后她看到那些公子都盯着他看。其中，那个叫云杨的公子目光最是灼亮。

进了屋，看到爹的尸体，他们都厌恶。年公子的脸色很苍白，似乎闻着那些个气味也很难受，他却说他留下来帮忙。

还有风公子，她知道风公子也是真心诚愿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她更喜欢年公子一些。说书先生以前说过个词儿叫作尊重，先生说过几次是什么意思，但她和村里的小孩还是弄不懂，在年公子说留下来的一刻，她却隐隐有几分懂了。

风公子看年公子的目光很温柔，她想，年公子该是值得这样看待的。

后来，他们却悄悄走了。她记起年公子在马车上说过，他和弟弟要去烟雨楼。她进过几次帝都，知道那不是好人家该去的地方。

她有丝伤心，他为什么不要她？她会做家务细活、针线女红，她的力气也大，她可以做他的奴婢，帮他做事儿。他为什么不要她？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

说书先生说过，今生的情债最好今生还清，来生好得个自由自在；爹说过，受了人家的恩惠，一定要还。

她要去求他收下她！

早上，她走了很久的路去帝都，现在，她又要再去那里，再次拜祭了爹，把家里的门仔细锁上，虽然这样困窘的地方，绝不会有人来偷来抢，但把家里的门锁上，仿佛在心里也加了道锁，有个地方，哪怕再破再烂，却是属于自己的地方。

烟雨楼，她没有办法进去，即使她后来一狠心，拿出殓装剩下的银票给守门的人，但人家看她是女人，又穿得破旧，不让她进去。

她便躲在一旁等。已是夏天了，但夜里，仍有丝冷意。她又冷又饿，直到看到纳明公子和云杨公子在一众身穿军服的人簇拥下出来。她几乎便要冲上前去问他们年公子的下落，但又甚是畏惧那些军士，这一迟疑间，他们已经进了马车，扬长而去。

她懊恼不已，却也别无他法，只好继续等。不知等了多久，看到一个

英俊的青年和年玉公子出来了，年玉公子似乎受了什么惊吓，那年轻的公子便在一旁细声安慰她。他看年玉公子的眼神，和风公子看年公子时似乎有丝相像。

她再也按捺不住，跑了上前去，结结巴巴地跟年玉公子说了她的来意，又跪下来求他。年玉公子把她扶起来，只蹙眉道，自己和年嫂嫂是没有问题的，但得看九哥的意思。

她不大懂，年嫂嫂是谁，九哥又是谁？

然后年玉公子又笑了，说他们在办些事情，估摸要好一阵子才能出来。

后来，不知道又等了多久，有人出来跟青年公子打了声招呼，他便领了年玉公子和她转到那烟雨楼的后门。她这时才知道那青年公子叫作夏桑。

后门，停着一辆马车，马车边静静站了几个男子，都是衣饰华美长相好看的人。

突然，她看到一个紫袍公子抱着一床被衾走了出来，她正觉得奇怪，仔細看去，却吃了一惊，那被衾里垂下一头青丝，似乎有个人在里面，她隐隐觉得，里面那个是女人。

她看到紫袍公子凝视着锦被里的女人，那眼神与风公子之于年公子，还有夏桑之于年玉公子的很相似，却又似乎还多了抹什么情绪在里面。

那一双美丽的凤眸，她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人。紫袍公子抱着怀里女人走出来那一刹，她几乎以为自己掉进了画中。

人人看到那个人，都低头行礼。他是什么人啊？

年玉公子忐忑不安地上前跟他说了她的事。原来他就是年玉公子的九哥。

那个男人轻瞥了她一眼，微一沉吟道：“把这丫头带回去吧，她身边多个忠心的人不是坏事。”他说着，又低头看了怀里沉睡的女人一眼。

后来她才知道，年玉公子的九哥竟然是皇帝！

年玉公子竟是位女子，而且是金枝玉叶。

而年公子……却是皇帝的妃子——年嫔娘娘！

只是，不管如何，她找到“他”了，不管年公子是男子还是女子，都是她心中的公子，那天在帝都长街上第一个为她的事蹙起眉头的人。

这一辈子，她只想竭尽自己的心力，好好侍奉“他”。

突然，背后咕噜一声，打断了她的思绪，翠丫吃了一惊，转身看去，却看到一只怪异的小兽在院子门口盯着她，凤鸾宫的院门竟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开了，外面漆黑一片，很寂静，只传来些不知名的夏虫的叫声。

月色下，只见那小兽通体晶莹雪白，背脊上竟然还有两扇翅膀，它鼻头尖尖的，眸里发着蓝绿的光，她有种感觉，那小东西似乎在打量着自己。

她有点儿害怕，这是只什么东西？有些像狗，却又截然不同。突然，脑子里一个激灵，这不是蝶风姐姐说的娘娘养的小狼吗？

听说，这只小东西已经失踪了好些天，娘娘一直惦念呢。

她顿时欣喜起来，慢慢朝它走近，小声道：“小狼乖，跟翠丫回屋子里去，别乱跑了，娘娘会担心的。”

小狼一动不动地歪着头看她。

距它还有一步，翠丫伸手往前一扑，却陡然扑了个空，小狼吱的一声，撒腿往院门口跑去。翠丫吃了一惊，想也没想，一跺脚，便往前追去。

她并不知道小狼本身便有甚强的攻击能力，又经过这些天清风的强化训练，它天性慧黠，与清风斗智斗力，传承自远古先辈的神秘的身体潜能虽还没有被激发，但力量却与日俱增。

即便是数个禁军，现在也已不是它的对手，它若要攻击翠丫，则翠丫必死无疑。若换了蝶风，即使她也忠心于璇玑，但遇到这种乌灯黑火的情况还是会犹豫考虑的，这翠丫却不疑有他，一心只想把它捉回来，让璇玑高兴。

翠丫追着小狼转转绕绕地跑了好久，心里越发惊疑，这小兽似乎有意挑开了宫内灯火通明的大路来走，凡是跑到一处，隔远见着有禁军巡逻的灯光，便绕进一些树木花荫小路里去。它跑得很快，她几乎追不上，但每当她看不到它踪影的时候，它又倏地溜出来，然后又迅速跑掉。

脚步在前面一片草地停下，小狼再次没了踪影。翠丫以为它会像前几回一样出来逗她什么的，但等了好一会儿，却不见动静。

皇宫里怎么会有这么一片阴凉凄迷的地方，这里的草长得几乎都有人高了。黑漆漆的，眯眸看去，不远的草丛中檐瓦青红，竟似乎隐着座宫殿。

翠丫突然有丝害怕，一股寒意从背脊悄悄爬起。她咬着唇瓣，咬咬牙，拨开草垛，往深处的院落走去。也许，那古怪的小狼便躲在里面，已经走到这里了，说什么也要把它捉回去。

走到院子门口，视线没有阻碍，她终于看清了眼前的宅院，外壁，青苔丛生，还有些不知名的花草蔓在墙上，凌乱芳蕤。

那门虚掩着，似没有关严。她下意识抬头看了看，只见门上横吊着块牌子，红木，黑字。

她和村里小孩跟那好心的说书先生习过些字，她吃力地辨认着，那牌匾似乎写着“碧霞宫”三字，她再看了一眼，那黑压压的字似乎要直压到她心底来。

她咽了口唾沫壮胆，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想了想，又把门掩回。

里面是个很大很凌乱的院子，有些树木，花草，晾衣的竹架子，还有几

口大缸，地上有些软草垛子，黑蒙蒙的一片，似乎还堆积了些什么物件。

这时，天上斗转星移，已是四更天。

她定睛看去，前面是一扇门，几扇窗子，都紧紧闭合着，想来那便是主屋了。

突然，里面一阵细微的哭声传来，她大惊，捂住心口，只觉得一颗心突突乱跳，快得像要跳了出来。

她心惊胆战地轻轻往前走，脚下却骤然一空，直直往下掉去，她呼声还没发出来，已经一跌到底，着手处却一片软糯，还有些扎手。她似乎掉进了一口枯井里了。她心里慌张，正不知要放声呼救还是怎么着，又想起刚才吓人的哭声。

她一手捂住了嘴，刚跌下去似摔崴了脚，另一手往地上按去，想借力站起来，却陡然摸到一块东西，那软硬度骨节分明，她心里大骇，是人手。

手紧紧捂紧了嘴，才止住了把心底的恐惧放声喊叫出来。

这井里还有人？是活人还是死人？她牙关颤然作响，拖着伤腿，蜷缩到井底的另一边。

这时，井口却有声音传来。

“她呢？”

翠丫一惊，这道淡淡的男人的声音似乎有丝熟悉。

“姑娘可能还没过来。”另一道稍尖的声音道，听这声音，说话的人似上了些年纪。

“嗯。”最先说话的男声轻声吩咐，“徐熹，你与清风到外面守着，莫让人进来。”

“老奴遵旨。”

翠丫一凛，突然记起之前那道声音，是皇上！

娘娘不是宿在皇上的寝宫吗？他怎么会来这里？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样做，却把自己的口鼻捂得更紧，生怕发出一丝声息。

她心里慌乱，却不由自主地竖起耳朵听。

头顶突然传过一阵轻柔的脚步声。

“你来了。”是女子的声音，只听她道，“我不敢立刻便过来，怕被人发现了。”

皇帝道：“你的安全最重要，一切要小心。”

女子似乎微微笑了下，才低声道：“今夜，她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你的方法很妙。玉扣子的衣服早已让你被人暗中抹了些美人花提炼出来的香料，那种小蛾子最爱此花汁液，一路循香而去。我在蛾子身上抹了些炭粉，它翅

翼一振，那粉末便掉下，粉末遇水方能显形，现形后便风干在空气中。

“我循着蛾子留下的线索摸了过去，这回总算找到入口了。”她的声音突然有丝凝重，“谁会想到这华音宫地下竟然也有一片地宫，我尽快想办法进去探一下……”

皇帝打断了她：“不可，一旦急了，便容易露出破绽，你的安全是朕考虑的首要。”

“皇上……”

皇帝沉声道：“若不是你，朕早在登基前一晚便已被杀死，现在你又助朕救母，母妃若知道，也必不愿你如此涉险。”

“母妃，朕一定要救，这中间却牵涉你的安全。一子错，满盘落索，朕需要再好好谋思一下。”

“我明白了。”女子轻轻道，“只是，现在却有一事出了纰漏。”

“怎么？”

“那日，我无法走开，便着了小婢到你储秀殿送急信，怕被人认出生疑，就让她乔装成小太监，又给了她锦囊作为凭证。那丫头紧张之下却把锦囊遗失了，若被人捡到了……”

“朕立刻让徐熹派人彻查此事，你不必害怕。”

“若真的被人捡到发现了端倪……”女子的声音有丝忧虑。

“朕便杀了他。”

“嗯。”女子顿了顿，良久才轻声道，“皇上，我很想你，你呢？”

井底，翠丫死死地咬住自己的手指，呼吸几乎骤停。

四更天，这儿却是乐阳郡的乐阳河，河上，一艘装饰精致华美的大船往河道深处驶去。

一个少年从船舱里间出来。

厅上坐了两名男女，竟都是天人般的姿容，男的俊美无双，少女美丽娇艳，容光让人不可忽视。两人眼角眉梢有几分相像，约莫是血亲。

看那少年揩着眼泪走出来，少女蹙眉道：“五七，我表哥怎样了？”

五七黯然道：“公子的烧总算是退了，便是嘴里还吃着那句，‘旋弟，莫接近白子虚。’”

少女与男子交换了个眼色，少女惊疑道：“白子虚早在年前已经死去了啊。”

男子颌首，眸光微凝：“还是我与战枫亲手葬的那白家公子，战枫这话是什么意思？”

少女突然低声道：“五七，表哥说的旋弟是什么人，我表哥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她说着苦涩一笑：“我刚才要替他擦汗，他也不肯，满嘴里叫着那旋弟，袖子一甩便把我甩个屁股着地。”

男子轻笑：“小妹，战枫高烧不退，若不是他还依稀认得是你，那一下，你就不是屁股落地了，是非负重伤不可，哪还能坐在这里谈笑？”

“哼！”少女笑道：“大哥少小看人，表哥即使没有负伤，也未必能在三招内撂倒我。把那些追踪的人甩开也要算上我的一份功劳。”

男子皱了皱眉：“幸得战枫虽负了伤但警觉敏锐，察觉到有人探哨，让五七通知咱们，你我又刚好在这帝都附近，不然被跟踪的人跟上就麻烦了。”

“大哥，你说这些会是皇廷的人吗？”少女蹙眉道，“只是咱们先祖随表哥家先祖隐世已数百年，这朝廷的人怎会这时寻得蛛丝马迹？”

男子微吁了口气：“合你我二人之力，才把那七名哨子击退，那样的身手和有致的撤退秩序，必定经过上乘且严格的训练，咱们才击溃一批，立刻便有一批盯上。若说是大内高手，也未必不可能。幸好战枫提议先让咱们在陆路把人引开，再密走水路，不经毗邻的忘忧郡，从乐阳郡折回烟霞郡，才断了这线索。”

少女颌首，看向五七：“五七，你可知道那些哨子是什么人，表哥到底在帝都发生什么事了？他的一身武功，即便如他祖辈一样在沙场杀敌，百万军中亦是来去自如，还有什么人能伤他？”

五七嘴唇嚅动了下……那些哨子他确实不知道是什么人，只是公子这伤，他该如何跟他们解释，他后来帮公子包扎伤口，看到剑口的形状便知道那是公子自己下的手；年旋的事又该如何与表小姐开口，表小姐与公子虽不若别人那样自小指腹定亲，但表小姐青鸾却一直爱慕着公子……

翌日，帝都，金銮殿。早朝以后，龙非离命人宣了纳明天朗和龙修文过来。

龙非离笑道：“二王子与七哥对朕安排的住处还满意吗？可还住得惯？二王子远道而来，七哥从忘忧郡而来，也是长途跋涉，朕只怕怠慢了。”

龙修文笑道：“那天在烟雨楼皇上与臣说自家兄弟无须见外，皇上这话，臣便不用作答了吧？”

龙非离与纳明天朗相视一笑，纳明天朗道：“纳明也自是不必多说，对皇上的安排是满意至极。皇上，说来那天烟雨楼里的刺客可曾捉拿到？”

龙非离看了二人一眼，轻笑道：“二王子这问题倒提得正合时。”

“哦？此话怎说？”纳明天朗语带关切。